



“魯迅……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，他一點不避鋒芒，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。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的反抗着呼喊着前進！”——毛澤東

魯迅作品的分析

第三卷

朱彤著

魯迅作品的分析
第三卷

朱 彤 著

東方書店出版

魯迅作品的分析

(第三卷)

開本：762×1066·8 1/32 · 印張：4 · 字數：60000

著者：朱 彤

出版者：東方書店

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

總經售：上海圖書發行公司

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

排印者：毅華印刷所

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

1954年10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(0001—5000本)

每冊定價4300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五九號

內 容 提 要 說 明

這一卷分析了魯迅的四篇雜文：《論“費厄潑賴”應該緩行》、《記念劉和珍君》、《“友邦驚詫”論》和《我們不再受騙了》。作者除了盡可能地探索它們的思想內容以外，並努力注意到每篇雜文不同的風格、特徵和藝術形式。對於研究現代文學和魯迅雜文的文藝工作者們，這是一本比較適宜的參考書。

目 次

一、《論“費厄潑賴”應該緩行》——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.....	1
(一) 地獄裏沸騰起來了.....	1
(二) 偉大的復仇者屹立在革命的風暴中.....	7
(三) 血寫的歷史文獻.....	11
(四) 叭兒狗流淚了.....	23
(五) 女師大戰役照亮了知識分子的膿瘡.....	34
(六) 同時進行三條戰綫的鬥爭.....	43
二、《紀念劉和珍君》——感人肺腑的英雄史詩.....	47
(一) 在鬥爭中成長的女青年.....	47
(二) 擴大了鬥爭的步伐.....	51
(三) 用生命貢獻給熱愛的祖國.....	54
(四) 魯迅熱血沸騰地投入了戰鬥.....	58
(五) 緊緊擁抱着“粗暴的魂靈”.....	62
(六) 在血泊裏尋覓青青野草.....	65

(七) 憤怒和悲哀撞擊的波濤·····	72
三、《“友邦驚詫”論》的戰鬥藝術·····	75
(一) 鮮血染紅了珍珠橋·····	75
(二) “怒向刀叢覓小詩”·····	79
(三) 一幅“帝國主義的鬼臉”·····	82
(四) 一幅“高等華人的鬼臉”·····	87
(五) 主僕合影圖·····	88
(六) “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!”·····	92
(七) “一口咬住不放”·····	94
四、《我們不再受騙了》——偉大的控訴和召喚·····	99
(一) 光明與黑暗的搏鬥·····	99
(二) “這纔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”·····	103
(三) 包抄合圍的戰役·····	110
(四) 戰鬥的政論戰鬥的詩·····	117
後 記·····	121

一 《論“費厄潑賴”應該緩行》 ——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

(一) 地獄裏沸騰起來了

在魯迅輝煌的雜文裏，無疑的，《論“費厄潑賴”應該緩行》是一篇傑出的代表作，永遠放射着奪目的光芒。這是因為：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魯迅徹底戰鬥的精神；它是通到魯迅思想的海洋裏的一支主流，是了解魯迅的一把鎖鑰。

這雜文寫於一九二五年年尾，就是說，寫在巨大的革命時代。列寧告訴我們：“只有當‘下層’不願照舊生活而‘上層’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，革命才能獲得勝利。……換句話說就是：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（既牽動被剝削者，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），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。”^①一九二五年正是這樣的情景，是反動統治搖搖欲墮的“危機”時代，也是廣大人民最陰慘最沉痛的黑暗歲月。

① 列寧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。見《列寧文選》第2卷第749頁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版。著重點是原作者加的。

那時候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，反映了帝國主義矛盾的軍閥混戰，可算是到達了空前的高峯。從一九二四年九月起，到一九二五年年尾，就有蘇浙戰爭，第二次直奉戰爭，浙奉戰爭，陝豫戰爭，以及第三次直奉戰爭：刀光與火網交織着，把中國人民推向瀕臨死亡的深淵。這情形，正如魯迅以無限悲憤與苦痛的心情，在《失掉的好地獄》裏所描寫的，“一切鬼魂們的叫喚無不低微”，但却與“火燄的怒吼，油的沸騰，鋼叉的震顫相和鳴”，“造成醉心的大樂”。^①在那“醉心的大樂”中，湧現出來的，乃是貧富階層進一步向兩極分化的悲慘圖畫：^②

我們在目前，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，有燒烤，有翅席，有便飯，有西餐。但茅簷下也有淡飯，路傍也有殘羹，野上也有餓殍；有喫燒烤的身價不賚的闊人，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，……

廣大人民愈是赤貧化，“身價不賚的闊人”就不能不提心吊胆，駭怕“餓得垂死”的人民起來反抗，於是愈要進行麻

① 魯迅《失掉的好地獄》，寫於1925年6月16日，見《野草》第50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6月北京重印第1版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508—510頁。

② 魯迅《墮下淺筆》。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201頁，寫作日期跟《失掉的好地獄》恰恰相同。

痹和鎮壓。“反改革的空氣”“濃厚透頂”了，他們把“滿車的‘祖傳’、‘老例’、‘國粹’等等”堆在道路上，要將人民“完全活埋下去。”^①可是，魯迅指出，“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痺術，也還不能十分奏效”。“王道”行不通，祇好行“霸道”了。倘有不甘心“餓死”或者被“活埋”的麼？對不起，那就乾脆拴牢你的腳，貼住你的嘴吧，——就是“不准集合，不許開口之類”。魯迅這樣憤激地寫道：^②

猛獸是單獨的，牛羊則結隊；野牛的大隊，就會排角成城以禦強敵了，但拉開一匹，定只能牽牽地叫。人民與牛馬同流，……治人之道，自然應該禁止集合，……這方法是對的。其次是要防說話。人能說話，已經是禍胎了，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。所以倉頡造字，夜有鬼哭。鬼且反對，而況於官？……

反動派厲行高壓政策的結果，在“刀與火”統治的地獄裏，人們連“呻吟，歎息，哭泣，哀求”都不可能，自然也就聽不見了；有的祇是“酷烈的沉默”，彷彿“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，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”。^③這真是廣大人民積怨

① 魯迅《通訊》，寫於1925年3月12日，見《華蓋集》第23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9月北京重印第1版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3卷第27頁。

② 魯迅《春末閒談》，寫於1925年4月22日。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190—192頁。

③ 魯迅《雜感》，寫於1925年5月5日，見《華蓋集》第50頁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3卷第54頁。

深廣的寫照。當時的中國人民，連“好地獄”都已“失掉”了，已經陷入“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”。這就像告着“閹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”，豫告着“真的憤怒將要到來。”^①

由此可見，即使在五卅運動以前，魯迅也分明看得清楚：革命的巨大風暴就要降臨了。況且，五卅運動就像是一顆猛烈的燃燒彈，投擲在廣大人民積憤已深的火山口上，羣衆澎湃澎湃的鬥爭立即像野火一般蔓延開來，因而更進一步照亮了魯迅的眼睛，更深一層刺激他思考着革命問題。

對於中國人民說來，一九二五年不僅充滿了軍閥們的“鋼叉的震顫”的聲音，也烙印着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的記憶。四月間，就有美領事直接參與的福州慘案；五月，又有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槍殺青島工人的事件；——這是五卅慘案的前奏。在它以後，六月和七月，又陸續發生漢口、南京、重慶、特別是廣州沙面的大慘案。^②爲了堅持反帝鬥爭，中國人民的鮮血灑遍了全國，包括長沙、九江、天津、北京、廈門、

① 參看前引的《雜感》和《春末閒談》。

② 參看胡華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》（初稿·修訂本）第61—65頁，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北京修訂第11版；P·維亞特金《中國1925—1927年革命與帝國主義》，譯文見《歷史教學》1953年8月號第8—9頁。

濟南、鎮江、杭州等等城市在內。這就是說：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和宰割，也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。

於是，那地獄裏的“醉心的大樂”，又加入一種慘厲的伴奏，就是洋大人的魔爪的飛舞。

於是，毒蛇愈加在屍林中蜿蜒。

於是，怨鬼愈加在黑暗中奔馳。

就在那最陰慘最恐怖的時候，我們的黨——中國共產黨，屹立在戰鬥的前線，就像黑夜裏矗立的燈塔一樣，照亮了我們前進的道路，鼓舞我們奮起，擊碎那囚禁我們的重重枷鎖和牢門。中國的優秀兒女們，狂熱地響應黨的號召，紛紛投奔革命，投奔到馬克思-列寧主義的偉大旗幟下。這排山倒海的趨勢，不能不使反動派顫慄而且發抖了。於是接踵而來的，是“暴徒”呀，“過激黨”呀，“盧布”呀——連串的誣叫和栽賴，^①其實除了暴露反動派狐鼠失色的嘴臉以外，不能絲毫抑阻愛國羣衆鬥爭的激情。一個簡單的數字雄辯地說明了中國人民的心，說明中國人民如饑如渴的追求和仰往。在“五卅”運動以前，中國共產黨員祇有九百多人；“五

① 參看魯迅《論“他媽的”》，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213頁；又可參看《忽然想到》之十、《補白》、《十四年的“讀經”》，以上各篇均見《華蓋集》第61、100、123頁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3卷第92—93頁、105頁、131頁，以上各篇均寫作於1925年“五卅”慘案以後。

卅”運動以後，到北伐戰爭期間，黨員人數迅猛地上升，激增到五萬七千九百多人，①集中地反映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意志和趨向。

於是，地獄裏洶湧沸騰起來了。中國人民從“絕望”中誕生了“希望”；從“酷烈的沉默”裏爆發了叛逆的“絕叫”；而大迫害終於孕育了大革命。這情形，不禁讓我們想起一九〇五年的俄國，想起斯大林同志對高加索工人們所描繪的景象：②

是復仇的時候了！現在是應該為那些在……彼得堡、莫斯科、……巴庫及其他地方被沙皇暴吏殘殺的光榮同志復仇的時候了！……現在是應該擦乾他們遺留下來的孤兒寡婦們的眼淚的時候了！現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對我們遭受的苦難和屈辱，對它一向用來拘禁我們、侮辱我們的鎖鍊負責的時候了！現在是打倒沙皇政府、為社會主義制度掃清道路的時候了！現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時候了！

對於中國人民說來，一九二五年也正是那樣巨大的時

① 胡喬木《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》第14—15頁，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北京第2版。

② 斯大林《高加索的工人們，是復仇的時候了！》。見《斯大林全集》第1卷第67頁，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。着重點是原作者加的。

代，是奴隸們準備擊碎枷鎖，向壓迫者索取血債的時代！
是廣大人民燃燒着熊熊怒火，行將爆發和燎原的時代！

（二）偉大的復仇者屹立在革命的風暴中

作為我們民族最忠貞的戰士，魯迅是深刻地感受到那個時代跳動的脈搏的。迎着閃耀的革命的火光，銘刻着我們民族的深仇和人民的大恨，魯迅不能不洋溢着無比的憤怒，強烈地要求“直道”，要求“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”。緊接着“五卅”慘案以後，他就大聲疾呼，要我們向壓迫者和侵略者“抽刃而起”，“以血償血”。^①同時，他更斬釘截鐵地表示：^②

我總覺得復讐是不足奇的，……但有時也想：報復，誰來裁判，怎能公平呢？便又立刻自答：自己裁判，自己執行。既沒有上帝來主持，人便不妨以目償頭，也不妨以頭償目。

隨着革命鬥爭的進展，反動派的迫害愈加凶殘，魯迅的復仇意志也就愈加昂揚。他嚴厲地警告劊子手：“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！”^③他以“叛

① 魯迅《忽然想到》之十，寫於1925年6月16日，見《華蓋集》第9頁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3卷第94頁。

② 魯迅《雜憶》，寫於1925年6月16日。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207頁。

③ 魯迅《無花的蔷薇之二》，寫於1926年3月18日。見《魯迅全集》第3卷第249頁。

逆的猛士”自況，這“猛士”屹立着，“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，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。”^①他更滿懷着戰鬥的意志，在勢如破竹的北伐戰爭裏，借用歷史傳說上的“一點因由”，熱烈地歌頌着人民反暴力反壓迫的復仇事蹟——那是怎樣驚心動魄的死亡決戰呵，當《鑄劍》裏那個“黑瘦男子”刎頸自殺的時候：^②

他的頭一入水，即刻直奔王頭，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，幾乎要咬下來。……眉間尺的頭就乘機掙脫了，一轉臉倒將王的下巴下死勁的咬住。他們不但都不放，還用全力上下一撕，撕得王頭再也合不上嘴。于是他們就如餓鷄啄米一般，一頓亂咬，咬得王頭眼歪鼻塌，滿臉鱗傷。先前還會在鼎裏面四處亂滾，後來只能躺着呻吟，到底是一聲不響，只有出氣，沒有進氣了。

這種粉身碎骨與汝偕亡的精神，其實就是魯迅向壓迫者索取血債的精神。魯迅早就宣佈過，他要“復讎”到那樣熾烈的程度，不惜“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”的。^③從那“黑瘦

① 魯迅《淡淡的血痕中》，寫於1926年4月8日，見《野草》第77頁；又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535頁。

② 魯迅《鑄劍》，寫於1926年10月。見《魯迅小說集：故事新編》第508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9月北京第1版。李桑牧說：“鑄劍”對於反暴力反壓迫的復仇精神作了熱烈的讚頌”（見《長江文藝》1954年5月號），我以為是對的；只是覺得，結合魯迅對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渴望來理解，似乎更能深入一層。

③ 魯迅《復讎（其二）》，寫於1924年12月20日。見《野草》第21頁。

男子”的嘴裏，我們還可以聽到魯迅悲憤的聲音，是怎樣滲透着無比深沉的人民愛呵：①

你還不知道麼，我怎麼地善于報讎。你的就是我的；他也就是我。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，人所加的傷，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！

不久，當革命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變，上海和廣州的烈士們先後壯烈犧牲的時候，魯迅就把自己比做“地上的野草”，情願“地火在地下運行，奔突”；情願“熔岩一旦噴出”，“野草”就以自己的生命燃燒，投入革命的巨大火光中，燒盡一切罪惡至於“無可腐朽”。那時魯迅就將“大笑”而且“歌唱”。②

就是這樣，在一九二五年——二七年革命戰爭期間，魯迅不斷呼喊著警告着，要人民記得自己的深仇大恨。他是那樣憎惡壓迫者和侵略者，簡直就像渾身燒着了火似的；同時又那樣歡樂地毅然地自我獻身，這精神難道不是驚天動地前無古人？細讀這期間魯迅的珍貴遺作，從《野草》、《故

① 魯迅《錢劍》。見《魯迅小說集：故事新編》第498頁。

② 參看《野草：題辭》第5—6頁，寫於1926年4月26日，正是緊接“四·一二”上海叛變和“四·一五”廣州叛變事件以後；並請參考孫機《對於〈野草：題辭〉的意見》，見《文藝報》1952年第1期。

事新編》，以至《墳》、《華蓋集》、《華蓋集續編》、《集外集拾遺》等等雜文裏，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，就是他深刻地感受那個時代“大咆哮”“大震撼”的氣息，他渴望在那“怒吼着，震蕩着”的“大風暴”中，一切“枯朽的都拉雜崩壞，……”^①

《論“費厄潑賴”應該緩行》就是寫在這時期。它的卓越的現實意義，就在它配合了革命的鬥爭，對敵人毫無憐憫，毫無幻想，有的祇是窮追猛打，徹底乾淨的大殲滅。在敵人的統治動搖期間，魯迅不祇要打岸上的狗，尤其突出的是，要打“落水狗”和貌似“落水狗”的“場台人物”！魯迅不祇是要求戰鬥，而是要求光明與黑暗作“徹底的”戰鬥“黨同伐異”是他的鬥爭口號；“嫉惡如讎”是他的革命道德；“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”，是他摧毀敵人的熱情的召喚！

加里寧告訴我們，在十月革命以前，“馬克思主義道德的基本內容”，就正如列寧所指示的：要“發展羣衆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心，提高階級覺悟。”他更進一步指出，“仇恨惡事”

① 參看魯迅《十二個》後記，寫於1926年7月21日，見《魯迅全集》第7卷第717頁。寫這篇文章時，正是北伐軍誓師出發攻克長沙以後。原文正面反映了他對蘇聯革命的讚頌，那是不錯的；但結合當時中國革命神速進展的情形看來，言外之意，是可以想見的。請參考《集外集拾遺》裏的《爭自由的波瀾·小引》。

是一種“神聖的仇恨”，是“最高尚的感覺以及同人類公敵作鬥爭的最實際手段之一”。^①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線上，魯迅當時雖還不曾從階級論出發，但關於仇恨敵人的正義性和必要性，他所到達的理解，却是和革命導師們一致的。他一則說，要“激發自己的國民，使他們發些火花”；又說，他要“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”，“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”；三則說：“此國將與彼國爲敵的時候，總得先用了手段，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，使他們一同去扞禦……。”^②由此可見，仇恨壓迫者和侵略者在革命道德上的崇高意義和實際價值，魯迅都是充分理解的。

就這樣，魯迅以一個偉大的復仇者的崇高身影，屹立在革命的風暴中，大力宣傳徹底殲滅敵人的理論，用來武裝我們，鼓舞我們鬥爭的意志。

（三）血寫的歷史文獻

在魯迅先生，那種“以血償血”的復讎思想，並非始於

① 加里寧《論共產主義教育》第263—270頁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莫斯科版。

② 魯迅《雜憶》，寫於1925年5月16日。見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第208—210頁。